

布爾文看著手錶內的寶果圖紙，在暫時安全的躲藏區思考著走向。

其實一開始是打算和目前一同互助的兩位室友換血、舔耳朵外加煮個泡麵給他們吃的，但最終討論的結果還是在一起牽手開火煮泡麵分食後各自行動——媽的，怎麼想和認識的傢伙做這種事都很噁啊！重點是也不想冒著「傷害兩位夥伴」的風險，畢竟這種時刻盟友越多越好。

就算一個感覺不太可靠、另一個則是怎麼看都很危險的未爆彈。

如果是在曾經玩過的生存遊戲或是狼人殺那類的，該怎麼在最短時間拉攏夥伴呢？腦袋裡面的雛型是用身上的物資換取朋友的資格，可能夠實行的對象除了喪屍外完全沒半個影子……喃喃著「這地方的人類不會都異變了」這樣的話語，他有些焦躁的抓抓頭髮。

原先經過保養的飄逸及肩長髮在這兩周的奔波下，已經被血啊雨啊汗啊等等不同事物給染得粗糙。皺起眉頭，布爾文並不想在這非常時刻還在思考頭髮的問題，只是握緊手上的高爾夫球桿戰戰兢兢的前行著、順便祈禱有沒有個正被追著跑的倒楣傢伙可以方便自己實行那有些殘酷、更可以說是危險的計畫。

——不是完全的壓制，就是直接被反殺。

嚥下口水的同時他聽到遠方足以蓋住直升機聲響的呼救吼叫，彷彿是碰上明燈一般，他也不想管現在到底是綠燈還是紅燈了，布爾文帶著武器就是一陣暴衝——嗯，身旁的喪屍們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的奔跑動作，看來現在應該是綠燈時間？

嘴角勾住了一抹笑，就像當時拿著球棒瘋狂的砸著喪屍開路一樣，他用高爾夫球桿堅硬的前端用力的砸向那些已經包圍住因為驚嚇而一動也不動的少女身旁的不死生物，啪滋的血肉模糊聲響彷彿是帶著高階耳機體驗平時玩的殭屍槍戰遊戲似的，比真實還要真實。

在血沫間，布爾文寶石般的眼和對方的水藍對上了——那是個雖然還帶著驚恐，但卻已經被希望的淚水給盈滿的神情。

敢情這個時候還當了一回救世主啊。同時他心裡想著的是，這感覺只會哭哭啼啼跑來跑去的傢伙到底是怎麼活到現在的？

向著少女伸出手，剛才還有些狂放的神情瞬間轉變為平常嘻皮笑臉的模樣。

「嘿，起來吧？現在是綠燈，我們只要行動就好……既然相逢就是有緣，我們來當個朋友如何？」

「朋、朋友……你救了我，所以我們就是、是朋友……一直是朋友……」

看來是個已經精神達到緊繃，接近瘋狂的傢伙啊。

被少女緊緊抱住並扯著衣服的當下，布爾文腦袋所運轉的是——等等就速戰速決，犧牲掉她。

-

「那個，小布，嗯……你剛才舔了我的耳朵還有吃我的口水，但是我身上很髒的喔……」

「沒事啦，我都動用了珍貴的飲用水幫妳把髒血沖掉了——等等帶妳去交其他朋友，他們都會保護你的。」

「嗯，小布最好了！有小布在我就不怕那些怪物了！」

心智年齡因為受到打擊而退化了啊。布爾文拉著少女的手往穆雷德與布雷夫的方向走去，心理不由自主的對這個即將作為工具死去的少女起了憐憫之心……但非常時刻，就算做這種傷天害理事情都是能被原諒的，對吧？

當著兩位她的新朋友面前，在少女哭喊時用布雷夫的刀剝下她的手指並割下她的耳垂。

在少女彌留之際，三人各自塞了殭屍肉在她的嘴巴——然後等待她轉化為殭屍後，握緊武器。

「抱歉，讓妳失望啦——如果能在地獄見面，再來找我復仇吧。」

用力揮下手中的高爾夫球桿，布爾文喃喃自語著。